

灯下书

展痕

忆祖父薛明剑

薛中成 文

我的祖父薛明剑(1895—1980),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他的一生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密交织,如同深深扎根于此的大树。在我们家族心中,他是温暖的长辈,以言传身教指引后辈;于无锡而言,他是踏实的耕耘者,在实业、文化、教育领域深耕不辍,留下诸多足迹。

祖父是东林学堂的学生,年轻时满怀热忱,17岁投身学生军参与讨伐封建军阀的斗争,随后加入同盟会,在时代变革中勇敢前行。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心教书育人的工作。担任泰伯市第一小学校长时,不仅用心教学,还将比自己小13岁的四弟薛萼果(孙治方)接到学校亲自教导,这份对家人的关怀与对教育的责任感,成为他一生坚守的底色。

在文化传播方面,祖父在无锡是先行者。1919年他与祖母李钟瑞创办《无锡指南》,当得知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刊名时,全家人都倍感荣幸。这份刊物如同无锡的名片,将家乡的古韵今风、实业发展等展现给世人,一出版便广受欢迎并多次再版。我小时候翻看泛黄的书页,仍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对它的喜爱。1923年的《无锡杂志》更是他深耕地方文化的心血结晶,不同主题的专号记录着无锡的发展变迁,他还借助杂志在申新三厂开展“劳工自治区”实践,努力改善工人生活,这种理念在当时尤为超前。

祖父对教育的热爱贯穿一生。1947年他参与江南大学筹建并担任校董,在学校发展的关键节点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1948年底,江南大学董事长荣一心意外离世,校长职位空缺时,祖父与荣毅仁先生赶赴上海,为确定合适人选奔波多日。家中长辈常提及,为充实师资,祖父将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长女、我的大姑薛禹谷引入江南大学。大姑不仅以扎实学识和严谨教风赢得赞誉,更以地下党员身份组织学生运动,为无锡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他对晚辈教育的关切从未因年事已高而减少。我高三那年,70岁的祖父仍专程去上海教育书店为我选购数理复习资料并寄来信件鼓励。在他的影响下,家族深知教育重要性,后辈们皆努力奋进:父亲薛禹言深耕化工领域,1956年任无锡市第一工业局化工科科长,并作为市人大代表先后六次参加市人代会,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大姑薛禹谷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三姑薛禹润参与创办招商银行;四叔薛禹胜成为工程院院士;四姑父汪德方任职华能集团董事长;长兄薛中川是造船学界优秀教授,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更有诸多小辈在教育、科研等领域取得成绩,成为高级教师、教授、研究员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

今年是祖父诞辰130周年,回望他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只有脚踏实地的行动。他在无锡的土地上,以实业奠定城市根基,以文化守护精神家园,以对教育的重视培育人才。他“愿以文字为舟,破浪前行”的话语仍在耳边回响,他是家族的骄傲,也在无锡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其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前行路上不懈奋进。



出山

国画 马叙

天涯万里拜苏仙

儋州“桃榔庵”散记

江锡民 文

命运的作弄,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几遭贬谪的苏轼,最终被流放到时称“瘴气作祟”之海南岛儋州。已年过六旬的苏轼突遭打击,用“生无还期,死有余责”尽述内心悲怆(《到昌化军谢表》);更在《与王敏仲八首(之一)》里,再写下“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断肠词句。

谁知蛮荒之地三年,东坡先生命运又被神奇改写:因旧君薨逝新王执朝,得以于元符三年(1100年)离岛北归,却在儋州返回中原的漫长旅途中病逝于常州府。

儋州三年,由此成为一代文豪诗书画道集大成之最后驿站。苏轼在荒地上自建并自嘲命名的草舍“桃榔庵”,因寓寄独特命运,亦成为宋元后中华士子学人追踪先师之重镇。

甲辰孟冬命运垂青,笔者从三亚亚龙湾驾车北上,高速公路疾行3小时多,始达儋州市中和镇南郊“桃榔庵”旧址。出发时天阴欲雨,到达后云开日出,更未想到的是,恰逢新修建“东坡桃榔庵纪念馆”开放第三天。

“桃榔庵”遗址正部分封闭扩建,紧挨着的纪念馆则已庭院初成屋宇俨然。被东坡老人盛赞为“木韧而坚”的桃榔树挺立庭院C位,绿叶葳蕤条下垂,在冬日阳光下自成一景。

史料记载,桃榔庵自苏子北归后废弛,元代在此建“东坡祠”,经明清两代沿扩成书院,并于民国时更名为“中和高初小学校”,却不幸于民国九年毁于一炬。经历过近百年残碑漫漶杂草丛生不堪光景后,终于迎来文脉赓续时代,“琼儋两府,携手共建”,经过两度考古确认“桃榔庵”遗址,大规模扩建,为东坡文脉开张新篇。

新建成的“东坡桃榔庵纪念馆”,东侧有草屋三间,茅草覆顶木格为窗,其中一间放置马扎椅、藤条宽凳等旧家具,仿当年“桃榔庵”苏子生活场景。纪念馆主体则焕然一新,用隔窗、图轴、悬挂长卷、玻璃展示柜、电子屏等物理手段,展示苏轼主要生平尤其是贬谪儋州期间大事场景,以及儋州博物馆收藏的青瓷钵、木质围棋罐等文物(扩展联想苏子生活乎?)。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口处,用电子触摸屏答题方式吸引观者,成功者可获和桃榔庵相关的彩色书签,尤得童稚欢心。

馆后西南侧不及百米,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坡井”遗址,相传由东坡先生挖土开凿。

冬日暖阳下的“东坡井”,三面为未经修葺的树木绿植环绕,惟入口处已铺设大青石地坪广场。由广场进入“东坡井”圆形遗址,四周青石砌就大半人高围栏,边沿呈波浪形;地面亦用长条青石铺设,簇拥井壁,自然风化痕迹一目了然。目测井口直径约1米,凸起井壁因经年使用磨损痕迹明显,上覆金属条管焊接镂空井盖。井栏后绿荫下,道光丙午年四月吉日勒石而就的“重修东坡井序碑”,如时光老者默默伫立。这个落款“儋州儒学正堂林、副堂蔡敬撰”的序文云,“桃榔庵西,是曰坡口,一井沛然,凿自公手,公之归也,水倍清冽,阅世重甃,培源须厚,先分一勺,诗肠涤垢,用足干瓶,松乔比寿”。多次描红的朱色辞章,在历经岁月淘洗砂孔叠布的石碑上,仍旧古意盎然。

时值午餐时分,“东坡井”景点游客寥寥,倒是有两三个骑小轮自行车的当地小女孩,光脚穿拖鞋,嘴里啃水果,眼珠子骨碌骨碌转悠,打量我们这些在井畔蹉跎不已的外来行者。

微风穿林打叶而过,真发思古之幽情佳时也!

笔者对儋州东坡“桃榔庵”认知之开蒙,始于红学大家冯其庸。

2012年12月9日,邑人冯其庸学术馆开馆,冯老重回阔别多年的桑梓之地。笔者采访冯老获赠其画作水墨赏盘一枚。该赏盘直径26厘米,画面上方是儋州古城墙和山岭,主体部分则是“桃榔庵”茅舍三间,及屋前桃榔树舍后芭蕉木。

在赏盘古城墙上方留白空间里,是冯先生吟咏桃榔庵的诗句,其一“地北天南万里尘,冰天雪地到南垠,心香一瓣无他意,来拜桃榔庵里人”;其二“天南万里拜苏仙,短碣犹题学士泉,牛粪西头寻旧路,桃榔庵在古泉边”。落款“辛巳正月宽堂 方自海南儋州东坡遗迹归来因作此图”。

意犹未尽的冯先生,又在赏盘左下侧留白处写下七律一首,“严寒随我到天涯,欲访儋州学士家。载酒堂前花满树,桃榔庵里尽豆瓜。中和古集今犹昔,昌化军城一角遮。最是残年东坡老,千难万险意犹赊”,落款“宽堂冯其庸再题”。后再次在赏盘右下侧画面处添笔“神驰日作 此仰止之情云尔 宽堂又题”。

一而再再而三,儋州桃榔庵之行对冯老之心灵冲击,呼之欲出!而士林对东坡先生“桃榔庵”怀仰止之情者,又何止冯其庸一人!

在“东坡井”遗址旁,笔者遇到年逾八旬的原《海口年鉴》副主编彭先生。彭老如数家珍地提起首建“苏公祠”,重修“载酒堂”和扩建桃榔庵的元明清官员名流,以及表现桃榔庵岁月的张大千代表作《东坡笠履图》,“郭沫若当年还来此地打井水喝过,说甜得很咯”。

与文人墨客士林学子一样,当地民众同样敬重这位被命运之舟载来天涯海角的东坡老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烟火气十足的民俗方式。

从纪念馆向东穿过不足两米宽的桃榔庵路,就是中和镇热闹街衢,人行道摆满土产百货,两车交会即堵起长龙。我们订的网红食肆就在这条街上。到了这里肯定要尝尝“东坡肉”,饭店老板娘夸口一个中午已卖出60多份,端上桌确实鲜嫩方正入口即化;菜单中还有一款“东坡肉丝炒杨桃丝”,未知出处却别有风味。食肆里当地老人围拢餐桌火锅,七嘴八舌地说些和苏东坡有关联的儋州轶事,引外地游客纷纷探头打听。

更让人大开眼界的,是“东坡井”遗址入口处方形石柱上张贴的4张寄名符。寄名符用橙色纸制作,上书寄名者名字,计有“水涛”“井森”“井莲”“井泉”四种。当地人释疑,此风俗已流传百余年,寄名者认“东坡井”为尊长,以求庇荫护佑;并用从右向左的传统书写方式恭书正楷,以示庄重崇敬。此等行迹自无科学依据,却昭示活脱脱民间记忆。

东坡先生命运之环,最独特一截,应为儋州三年。

从猝然临之的悲怆到入荒多年的旷达,海南岁月里,苏轼莅残年仍笔耕不辍,修订完成了《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并创作诗歌130余首。其中“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移廉州由澄迈渡海》),“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新居》),“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等,成为后人传诵名句,也成为东坡先生精神图谱里不可或缺的一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华文世界里的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缘于触动的是每个人心底柔软部分。这柔软部分,包含个体选择或被选择抛向远离故土天涯海角后的漫长岁月;而东坡先生的“桃榔庵”光景,为后来者从容应对命运的天涯海角,提供了意味深长的人文读本。